嚮往佘山

陳安

從小就知道這座山。它是離我家最近的一座山，似乎也是上海唯一的山。記得小時候老師曾帶我們去遊覽此山所在地松江城，卻沒有去登佘山，心裡始終覺得遺憾。當時交通尚不便，我們這些小學生步行好多里路，從我們的顓橋小鎮去莘莊鎮乘火車，那裡有滬杭鐵路通到松江。後來新的滬閔公路把顓橋和莘莊聯接了起來，而那個本來離上海市區尚遠的莘莊小鎮在近一、二十年內竟與市區連成了一片，我認識的多名親友都從市區搬到了莘莊新建的公寓小區。而也就在這一、二十年內，松江這座古城的面貌也煥然一新，佘山則成了上海唯一的國家級旅遊度假區。

半個世紀來，我再也沒有去過松江。但我現在真想再去一趟，原因甚多。

一是彌補小時沒能登臨佘山的遺憾，要去飽覽山鬱蒼蒼、橋臥沉沉、古塔投影、教堂鐘鳴的美麗風光。

二是拜訪我的母校上海外國語大學的新址。外語大學已從虹口區搬到松江。

還有政法、外貿、東華、工程技術、會計、視覺藝術和職業技術等七所高等院校也從市區遷至松江，松江因此成了著名的「大學城」。據說，我母校的新校園就如萬國建築博物館，教學樓各具特色，英語系是英國式，德語系是德國式，阿拉伯語系則是伊斯蘭式。

三是觀賞松江市容。這座古城本是「上海之根」，七百多年前，當它已經是「華亭府」（後改爲「松江府」，「府」是高於「縣」的行政區劃）時，上海不過是這個「府」下的七縣之一。可貴的是，松江既興建了許多現代化高樓大廈，同時也保留了歷史悠久的江南城鎮黑瓦白牆式傳統民居，另外還新建了富有歐洲情調的「泰晤士鎮」。

所以當《藝術家眼中的松江新城》這本畫冊出現在你眼前時，你對松江和佘山的嚮往便油然而生。還有一冊《松江繪畫》也會吸引你去那裡欣賞以董其昌爲代表的古今松江美術家們的繪畫傑作。

松江和佘山令人嚮往，而對松江人而言，那更是他們心中的聖地。在紐約，我認識了一個老家在松江的學者。

他曾告訴我，在松江有座古塔，塔上有一幅壁畫，畫上有十頭鹿，其中有九頭都回頭而望。他在紐約生活數年後，終於回他的老家去了，成了這九頭鹿中的一頭。

蒯斯曛的《淒咽》

許定銘

如果不是買到這本《淒咽》（上海泰東圖書局，一九二七），我眞不知現代有位作家叫「蒯斯曛」！

蒯斯曛（一九〇六至一九八七），原名蒯世勳，復旦大學畢業，曾編輯過上海泰東書局出版的《白露》文藝半月刊和《白露月刊》。抗戰期間赴蘇中抗日根據地，曾任《濱海報》和《蘇中報》編輯。建國後歷任上海譯文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長兼總編輯。

據說蒯斯曛精通數國語言，是現代著名的翻譯家，翻譯過瑞士史碧麗的《小小的逃亡者》。創作除了《淒咽》外，還有短篇小說集《幻滅的春夢》（上海東新書店，一九二九）。

《淒咽》是進社文藝研究會所編的《白露叢書》之一，三十二開毛邊本，二百一十六頁，封面由錢君匋製作，收《永生之門》、《厄運之淚》、《死灰色的春假》、《灰黝絕望的圈裡》、《請柬》、《淒咽》、《圓軌上》和《悼亡集》等八個短篇。

蒯斯曛在《卷首自記》中說，兩年來他寫過十五篇小說，多收集在和朋友的合集中，從語氣看，這本《淒咽》該是他的第一本書，集內小說裡的人物，多是灰色的青年，在當時畸型的社會裡，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

柏林的同性戀博物館

黃虹堅

在香港，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的人是日漸多了。除了一些藝人，民間百姓「出櫃」的表現也越來越勇敢。今年香港文學節某個講座的發問時段，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站起來，先坦言自己是同性戀者，中學時就已被老師警告「要下地獄」，然後問對同性戀文學的看法。講座結束後我和他聊了幾句。他說和中學的同性朋友已分手，彼此不知下落。他的父母仍反對他的性取向，但他是不會改變的。

他的堅決和坦率令我印象深刻。

我自己只是通過一些文藝作品，如福柯的自傳《福柯的生死愛慾》、白先勇小說《孽子》、朱天文小說《荒人手記》，還有同性戀電影《藍宇》、《神父同志》、《斷背山》等來了解同性戀事物。爲了多了解一點有關知識，今年五月在德國旅行時，便特意去參觀了柏林同性戀博物館(Schwules Museum)。

在德國，同性戀是公開、合法的行爲，同性戀者之間可以結婚。柏林市長沃維萊特就公開了自己的身份並和同性戀人高調亮相柏林影展。男同性戀者似乎容易辨認一些。在一路旅遊中，常可見到一對對男子結伴而行，他們的外表和一般人無大異，只是他們對眼前袒胸露臂的美女目不斜視，會不避衆人地擁抱、撫觸、親熱。至於在酒店遇到的一對對同室而居的男子，就多數是把臂同遊的同性戀者。

旅遊書上只提到柏林有這麼一所博物館，但沒有詳細資料。我們向酒店櫃枱一打聽，職員就熟練地給了詳細指示，可見有心到那裡參觀的，我們不是第一人。

博物館所在的區比較老舊，和柏林其他新區朝氣勃勃的市容明顯不同。同性戀博物館的外觀類似一般民宅，如果不是路邊一條標誌布幅幫忙，我們幾乎就錯過了。這條路的許多民居都藏在一個門洞裡，裡面是有幾棟樓房的院子，同性戀博物館就設在這樣一個門洞內。門洞破舊，頂棚和牆壁上有許多殘舊的海報和塗鴉畫作。院子空寂無人，有兩棟成L型的舊樓房。右邊有幅以綠色爲主的巨畫，佔去了整個一樓的牆面。兩個像是這個館的工作人員正在地下室用電腦工作，見到我們張望，便指指前面的樓，示意那才是博物館。

穿過一個窄小的玄關進去，一個穿紅衣服戴耳環的職員站在櫃枱後和我們打招呼。我們買票時，他用英語提醒說今天他們有一個活動，所以六點閉館。每票五歐元（約六十一港元），手提袋背包之類要寄存。

柏林同性戀博物館建於一九八五年，是全世界唯一一所對同性戀進行系統研究且全方位公開展示同性戀生活的博物館。其主題是「自我意識和堅持，兩百年同性戀歷史」。此外還介紹了不同時期的同性戀文化、愛滋病、日常用品等內容。

展館是民舍改建的，分兩層，那位紅衣職員曾向我們介紹說樓下是臨時的，二樓是永久的。每層樓面大概二百平方米，樓下用紅色隔板分成若干空間，展出繪畫、攝影作品，很多題材和同性戀無關。作品有說明，可惜沒有英文。我們只能估計它們出自同性戀團體成員。館內有一台電視機在放錄影，畫面裡有一個面容瘦削、神色疲憊的老人在說話。他也許是同性戀者的一個代表人物（應該是福柯），所講必是金石良言。一名參觀者端坐電視機前，神情虔誠地注視着屏幕。他在歐洲的夏天還穿着皮鞋長褲，麻質西裝，不像是遊客，似是當地上班的專業人士。

二樓才是博物館，管理員是個老者，一頭白髮，頭紮黑白二色花頭巾，也戴着耳環，見到我們便用英文問：日本人？我們回答是中國人時，他友善地向我們微笑搖頭，表示沒有中文說明。

二樓裝修非常簡樸，水泥的地板和房頂，牆刷成素淨的白，屋內顯出幾分寧靜。展品主要是繪畫和照片，也有少量同性戀鍾愛的皮具用品。可惜也只有德、法文說明。連蒙帶猜那些文字，想來是在介紹同性戀歷史。展品有不少古希臘時期二男或二女姿態親密的裸體圖，中後期的照片有較多演員，男士穿着女性服裝，擺出女性甫士；女的則相反。從相片看他們的神情氣概可能還是名人，個別還有些眼熟，但因爲讀不懂說明，不好判斷是哪一位。

參觀者不多，除我們外，還有四五名單身而來的男性年輕人，他們都拾掇得整齊乾淨，態度甚爲專注，神情也並不閃縮。他們也許是像我們，只想來了解一點知識；又或正在內心掙扎是否「出櫃」；也可能是已驗明正身公開了身份的「同志」。他們的身份實不好判定。

下樓前，在櫃枱前見到了許多同性戀雜誌書刊，其設計裝幀都甚精美，有的還是硬皮封面，價錢從十幾歐元到幾十歐元。

也有些雜誌供免費自取，設計包裝都走高檔路線。其中一本《Gay Life》（同性戀者生活），其實是本消費雜誌，介紹了不少品牌時裝、皮鞋及其他生活用品，價錢都不菲。讀過一些文字介紹，說同性戀者中有不少是專業人士或藝術人士，對生活有很高的品味要求，這本雜誌透出的信息脗合了這些說法。

在歐洲旅行時，正值法國時裝設計大師聖羅蘭辭世，歐洲各國新聞每一小時都在向他致敬。聖羅蘭是公開的同性戀者，但有關報道關注的是他的設計天分和對時裝設計的貢獻，他的性取向甚至都沒有提一個字。聖羅蘭的生意夥伴，也是他的另一半向他作最後告別時，人們才會想到「同性戀」的字眼，但他的悲慟和任何失去愛人的男女是完全一樣的，對同性戀行爲不論持什麼態度的觀衆都會受到感動。

一個文明合理的社會，對出類拔萃的人，對人類有貢獻的人，都應懷有一份尊敬和感激，而無需糾纏其性取向。

柏林同性戀博物館內窺　黃虹堅攝

從《尤利西斯》中譯本說起

李景端

一九九四年底譯林版《尤》三卷全譯本最早在我國出齊，次年五月就在北京舉辦研討會，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和《人民日報》等都及時做了報道。隨後又在上海、北京舉辦了《尤》譯者簽名售書及蕭乾夫婦與《尤》讀者的會面會。在上海有上千讀者排隊爭購，由於備貨不足，以致出現過要憑票購書的新鮮事。此外還舉辦蕭乾夫婦將《尤》的翻譯稿費捐贈給上海文史館的捐贈儀式。

《尤》出版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再以對譯文的評價爲熱點，摘登冰心、季羨林等一批名家對蕭、文譯本的評語。針對翻譯界對《尤》兩個中譯本的不同看法，由文潔若發表《也談〈尤利西斯〉的翻譯》，闡明他們夫婦對譯文處理的觀點。翻譯發表了美國喬伊斯專家凱特·墨菲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評《尤》蕭、文譯本的文章。該文詳細介紹了譯者的經歷及譯書經過，還特意選了中譯本中的一段中文，請美國翻譯家譯成英文，再拿它同喬伊斯的原文對比後認爲，「譯文很有創意，保持了喬伊斯的散文風格，只是在某種程度上譯得過於通順了。」我們還在《譯林》雜誌上開展「我讀《尤利西斯》」的徵文活動，交流中國作家和讀者對《尤》的讀後心得，還請專家撰文，介紹《尤》在前蘇聯出版前後的情況。出書一年多後，再抓住《尤》第三個譯本正在翻譯的消息，由蕭乾發表《譯書並無專利，同行也非冤家》的《有感》文章，我也在《人民日報》發表《讀蕭乾〈有感〉的有感》一文，除披露錢鍾書對翻譯《尤》有不同的詮釋和翻譯是外，重申了對《尤》有正常的、必要的。與此同時，北京《窗口》雜誌又發表了《蕭乾、文潔若情結〈尤利西斯〉》的長篇通訊，詳細報道《尤》翻譯、出版、發行成功的多方面因素。以上三個階段不同熱點、不同方式的報道，累計多達一百四十餘篇。

在中國出現的「《尤利西斯》熱」，自然引起了海外媒體的關注。英、美、澳、加等國報社、電台駐京的記者，曾多次採訪蕭乾夫婦，有的還跟蹤報道《尤》翻譯的進度。一家比利時報紙，還用「布盧姆（《尤利西斯》中男主人公）到北京，中國更開放」爲題，詳細報道了《尤》中譯本從醞釀、波折到問世的歷程，介紹布盧姆走了七十二年，終於來到北京了。強調這部名著得以在中國全文出版，充分證明了當今中國繼續堅持對外開放的方針。

一九八三年底，胡耀邦在一次與新聞界人士談話中，強調要分清「精神污染」的界限，關於翻譯出版他指出，世界公認的名著不能封閉，資產階級作家寫作的有名小說中，即使有點色情描寫也不要緊。我們要禁止的是專門描寫性生活的作品。這個精神，在《尤利西斯》中譯本的出版中，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和體現。

作爲西方現代派有代表性的名著，對《尤利西斯》究竟應該如何全面評價，這是個學術問題，自然可以繼續討論。但從它的中譯本順利出版所體現出來的對外開放精神，無疑是需要繼續堅持的。

（下）

從文字看中國烹調技術

艾京

有人說中國的文化是飲食文化，這當然不對，但也說明中國人對飲食特別講究。事實上，中國菜餚名滿天下，在北京奧運舉辦期間，在奧運村爲各國運動員供應的中國特色的菜餚充分反映了中國幾千年飲食文化博大精深的特色，令來自世界各國的運動員大開眼界。

從衆多關於烹調技術的術語詞彙中，正好反映了中國飲食文化博大精深的內涵。有一次，我坐直通車由北京回九龍。同一軟臥車廂是來自印尼、只會講普通話的一對夫婦。午飯時間女的以濃厚印尼腔的普通話問乘務員：「餐廳有沒有煎飯？」服務員聽後搖頭說：「什麼飯？」女的補一句：「就是煎飯！」乘務員仍然搖頭：「對不起，我沒聽明白，您要什麼？」我倒聽明白說：「這位女士想問您，餐車供應炒飯嗎？」乘務員這時才明白說：「這我還眞不知道，回頭告訴您！」我之所以明白，在印尼語中的「goreng」包含了漢語裡的「煎」、「炒」、「炸」三種含義。而這三個字也反映了中國烹調技術的三種手法。漢語上述三個詞彙就是此類手法。客家菜有一種叫紅燜豬肉，以紅麴燜透，鮮紅色的肉塊，賣相奇佳。這是客家人過年過節辦喜事必不可少的菜餚，紅彤彤的菜餚擺在餐桌上，可以圖個吉祥。

「焗」：將食物放在密封的容器裡，或以明火、或以蒸氣將之煮熟。如客家有名的菜餚鹽焗雞，或茶餐廳的焗豬扒飯，以及街上小販的焗番薯（北方叫烤白薯）就是此法。

「燴」：在炒菜之前，以少量的食油將蔥、薑及蒜之類炒香，然後將蔬菜在鍋裡炒熟。北京有一家常菜叫燴白菜（一般用圓白菜）的，有些廚師在燴的過程中刻意加白醋和少許白糖，吃起來不僅又酸又甜，而且脆爽。

柏林同性戀博物館內窺　黃虹堅攝

緊鍋蓋，並以文火煮熟。例如燜飯、黃燜雞就是此類手法。客家菜有一種叫紅燜豬肉，以紅麴燜透，鮮紅色的肉塊，賣相奇佳。這是客家人過年過節辦喜事必不可少的菜餚，紅彤彤的菜餚擺在餐桌上，可以圖個吉祥。

「焗」：將食物放在密封的容器裡，或以明火、或以蒸氣將之煮熟。如客家有名的菜餚鹽焗雞，或茶餐廳的焗豬扒飯，以及街上小販的焗番薯（北方叫烤白薯）就是此法。

「燴」：在炒菜之前，以少量的食油將蔥、薑及蒜之類炒香，然後將蔬菜在鍋裡炒熟。北京有一家常菜叫燴白菜（一般用圓白菜）的，有些廚師在燴的過程中刻意加白醋和少許白糖，吃起來不僅又酸又甜，而且脆爽。

「爆」：幾乎所有北京清眞館都供應著名的蔥爆羊（牛）肉，它名副其實是用油「爆」出來的。所謂「爆」是將食物以沸油急炒，然後再過過油，加佐料後再翻炒幾下。別小看這種小菜製作簡單，它全憑廚師掌握火候，炒過了頭，肉老了就咬不動。北京小吃爆肚並非用沸油，而是以沸水將牛或羊的百頁在沸水一涮，吃法與涮羊肉大同小異。

「溜」：京菜館子提供名叫溜黃菜的小菜，不明就裡的外地人以爲這是一種黃色的蔬菜，事實上它與炒雞蛋同工異曲，只是將雞蛋打散之後加適量的水澱粉，在油鍋裡「溜」一下。北京的溜肉片也因肉片蘸上水澱粉，在熱油一溜，故名。

有一較偏僻的詞彙「煠」，說的是中國的烹飪技術，即將食物以火烘乾。客家菜的煠豬腳就是用這種烹飪法煮出來的。適量的水、糖和醬油，再加上適量的沙薑，以文火烘乾水分，肉皮的膠汁令豬腳更加美味。

與烹調有關的詞彙遠不止這些，這裡略舉一二俾收以管窺豹之效。

炒肉糰

郁海紅

早晨去菜場買菜順帶買早點，看見那家百年糕糰店門口排着十幾人的隊伍，走近一看，大門口貼着一張白紙，上書：夏令美食——炒肉糰。咦？在蘇州這麼多年，還沒吃過炒肉糰呢，於是，我也加入了隊伍當中。

問排在我前面的一位大約六十多歲的老伯伯，什麼叫炒肉糰？他很熱情的對我說：簡單說，就是炒肉餡兒包在糯米粉裡做成糰子。不簡單的是，這炒肉餡可不一般，主料有夾心豬肉、河蝦仁、水發扁尖、水發金針菜、水發木耳等，這些原料都要一一切碎，放葱薑黃酒入鍋炒熟後作爲餡兒料的。排在我後面的一位婆婆這時對我說：炒肉糰要現做現吃的。我問：那包好的糰子還要等蒸熟了才能吃，要等好久吧？婆婆笑笑：這就是炒肉糰和其他蘇式糕糰的區別，這做炒肉糰的粉是用糯米粉和粳米粉糅合後放鍋裡先蒸熟的，然後抹上些許油，邊加入冷開水邊糅合，待粉團光滑軟潤就可用濕布包好待用了。

老蘇州對人就是熱情，說話間已經排到我了，我讓婆婆先買，她笑笑說：你沒吃過，趕緊買了嘗嘗！看別人都是五隻、十隻一買，可又害怕自己吃不慣，所以先讓那位師傅做兩隻。只見他用手往邊上一個油碗裡沾了一下，隨即在一大堆粉團裡摘下一塊來，一分兩，然後搓圓，分別將兩個粉團摁成四邊薄中間厚的皮，包入身邊一隻不鏽鋼盆裡的炒肉餡料，最後的形狀像兩隻小籠包子，但收口處略大。然後，看他分別在這兩隻炒肉糰子的收口處，用湯勺順着收口處倒入炒肉餡的湯汁，又在每隻糰子上放入兩三粒粉紅色的清炒蝦仁，很好看，只一分鐘的時間，兩個炒肉糰已到了我的手上。只見成品炒肉糰色如白玉，忍不住趕緊咬一口，感覺柔軟黏潤，餡足汁多，清淡適宜，眞的適合在夏季品嘗。

婆婆笑着問我：怎麼樣啊？我趕緊對婆婆說：眞的是「打耳光子也不放」啊，幫我再代買十個炒肉糰吧！

直立的紫藤

戴永夏

紫藤又叫「藤蘿」、「朱藤」，是花木中少見的高大藤本植物。它葉形美麗，花串垂長，虯枝蜿蜒，風姿與衆不同。每到暮春時節，紫藤吐艷之時，但見一串串碩大的花穗垂掛枝頭，紫中帶藍，幽香撲鼻，燦若雲錦，狀如瀑布……李白曾有詩云：「紫藤掛雲木，花蔓宜陽春，密葉隱歌鳥，香風流美人。」生動地刻畫了紫藤優美的姿態和迷人的風采。

不過，紫藤雖然葉美花艷，但因枝幹蜿蜒虯曲，善攀爬趨附，不能自立，所以也常爲人所詬病。白居易在《紫藤》一詩中就寫道：「藤花紫蒙茸，藤葉青扶疏。誰謂好顏色，而為害有餘。下如蛇屈盤，上若繩縈紆。可憐中間樹，束縛成枯株。柔蔓不自勝，嫋嫋掛空虛。豈知纏樹木，千夫力不如。先柔後為害，有似諛佞徒。附着君權勢，君迷不肯誅。又如妖婦人，綢繆蠱其夫。奇邪壞人室，夫惑不能除。寄言邦與家，所愼在其初。毫未不早辨，滋蔓信難圖。願以藤為誡，銘之於座隅。」他把紫藤比喻爲「先柔後爲害」的奸佞之徒，蠱惑男人的「妖婦人」，專門附炎趨勢，爲害於人。字裡行間，都充滿對紫藤品格的鄙視與貶斥。

且不說白居易寫這詩有何背景，有着怎樣的偏見。但就紫藤本身而言，也不能一概而論。在威海劉公島上，北洋水師提督署內丁汝昌曾居住過的小庭院裡，就有一株直立的紫藤。這株丁汝昌親手栽下的紫藤，並不是天生的「異類」，而是經過了丁汝昌的刻意改造。他嫌紫藤雖繁茂但不能自立，便將分散的枝條編在一起，衆枝齊心合力，竟也長成了直立粗壯的樹幹。這樹幹獨立挺拔，不屈不彎。百多年來，它靠了自己的力量，擎起了圓傘似的一頂樹冠，承載着厚重的歷史滄桑，葱葱鬱鬱，繁花滿枝，絲毫不比別的樹木柔弱。

丁汝昌是按自己的志趣和性格來打造紫藤的。而紫藤有知，寓理於形。它又以自己的堅毅頑強和獨特個性，來見證歷史，折射出丁汝昌不屈不撓、剛正不阿的一生……

在丁汝昌複雜而又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中，歷經坎坷，迭遭不幸，他都選擇了「寧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的獨立和堅強。

尤其在中日甲午海戰中，他身爲北洋水師提督，面對着軍力強於自己的日本侵略者，他無所畏懼；當腐敗的清政府一面向他下達着相互矛盾的命令，一面加給他種種罪名，要將他革職、問罪、查辦，頑固派也乘機對他大加誣陷、攻擊時，他仍忍辱負重，以民族大義爲重，帶領官兵奮起抵抗日軍，給了侵略者以沉重打擊。狡猾的敵人軟硬兼施，又在除夕這天給他送來勸降書。丁汝昌絲毫不爲所動，以「吾身已許國」自勵，決心跟敵人血戰到底，並將勸降書上交李鴻章，以明心跡。最後，在陸路炮台相繼失守，劉公島已經孤立無援，一些貪生怕死的將領紛紛脫逃、投降，即將覆滅的北洋艦隊遭清廷拋棄的情況下，丁汝昌仍然大義凜然，寧死不屈，在絕望中以身殉國……

丁汝昌最後就是在這小院中吞鴉片自殺的。他死後，腐敗的清廷不但不嘉獎這位忠義愛國之士，還降旨籍沒其家產，不准下葬。刑部又用三道銅箍捆鎖丁汝昌的棺材，並將棺帶箍遍塗黑漆，以昭示棺主爲戴罪之人……這一切，丁汝昌親手栽下的這株紫藤是看得清楚的。但它不言不語，只知年年開花如故。它分明是在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揭示那段悲壯的歷史，展現英雄的碧血丹心，對腐敗的封建統治者進行無聲的控訴！